



意大利共产党
第十六和第十七次代表大会
主要文件集



意大利共产党 第十六和第十七次代表大会 主要文件集

黄文捷 张治宇 于元俊 等译

人 民 出 版 社

**意大利共产党第十六和第十七次
代表大会主要文件集**

YIDALI GONGCHANDANG DI-SHILIU HE

DI-SHIQI CI DAIBIAO DAHUI ZHUYAO

WENJIANJI

黄文捷 张治宇 于元俊等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75印张 298,000字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ISBN 7-01-000493-5/D·174 定价6.10元

出版说明

本书收集了意大利共产党第十六次和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于1983年3月2日至6日和1986年4月9日至13日于米兰和佛罗伦萨召开）的一些主要文件，其中包括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的政治报告和总结发言、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文件、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提纲、纲领和党章。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是已故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1984年6月，贝林格逝世后，亚历山德罗·纳塔继任总书记，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就是由他作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是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的基础上修订的。

第十六次和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人数分别为1109人和1091人，分别代表1 673 751名和1 595 668名党员。两次代表大会分别选出中央委员会委员180名和219名，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57名和61名，中央审计委员会委员7名和6名。

本书全部材料都是根据意大利联合出版社先后在1983年7月和1987年4月出版的两次代表大会文件集意文正式文本翻译的，翻译时，只在极个别处略作删节。参加本书译校工作的有黄文捷、张治宇、于元俊、顾宏林、夏方林、黄华光、郝明、吉元林、韩瑞庭、苏子南。

若引用本书材料，务请查对原文。

目 录

意大利共产党人在经济与国家面临危机、

欧洲与世界和平遭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

提出的倡议与建议恩里科·贝林格(1)

——在意大利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83年8月2日)

在意大利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总结发言恩里科·贝林格(56)

(1983年8月6日)

意大利命运的中心问题(57)

发展党内民主的新阶段(59)

国际问题上的一些新事物(61)

为使民主代替建议获胜动员新的力量(63)

关于争取变革的民主代替的建议(70)

——意大利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改

并通过的政治文件

第一章 民主代替(76)

第二章 通过新型的发展摆脱危机(89)

第三章 全国性的文化问题(106)

第四章 体制改革(113)

第五章 意大利的国际作用(125)

第六章 社会主义的前景(134)

第七章 党的革新和发展(141)

一个现代的、改革的党,为意大利和欧洲提出的

一个纲领、一个代替办法亚历山德罗·纳塔(156)

——在意大利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86年4月9日)

在意大利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

总结发言亚历山德罗·纳塔(204)

(1986年4月13日)

革新的目标(205)

我们同人才的关系(207)

战争威胁下的欧洲(210)

民主代替(212)

在我们的讨论中要有更多的妇女的声音(214)

意大利共产党、左翼和各种运动(216)

要弄清政府建议(218)

意大利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

提纲(221)

前言(221)

第一章 和平问题和当代巨大矛盾(227)

第二章 欧洲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国际地位(237)

第三章 社会的变化、争取新进程的主要抉择(243)

第四章 争取革新纲领的社会联盟和运动(256)

第五章 民主代替的政治条件(269)

第六章 党的革新(278)

意大利共产党纲领(291)

(意大利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一、对外政策的基本抉择(291)

二、一项发展政策的条件、目标和措施(300)

三、研究、培训、文化等机构的改革和整顿(321)

四、国家与民主体制的改革(326)

五、司法(332)

六、信息	(331)
意大利共产党章程	(336)
(意大利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前言	(336)
第一章 党	(339)
第二章 党员的权利和义务	(340)
第三章 党内生活和党内民主	(342)
第四章 党的组织:支部、总支部、省组织、大区组织	(343)
第五章 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	(345)
第六章 各级领导机构	(349)
第七章 派出机构	(354)
第八章 协调机构	(354)
第九章 各级监察机构	(355)
第十章 选任的公共职务	(358)
第十一章 党的报刊和群众性宣传手段	(360)
第十二章 党的团结和纪律	(361)
第十三章 党的行政工作	(365)
第十四章 党证和党的标志	(366)

意大利共产党人在经济与国家 面临危机、欧洲与世界和平 遭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 提出的倡议与建议

——在意大利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

(1983年3月2日)

恩里科·贝林格

—

博尔德里尼同志刚才提到，我们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恰好是都灵、米兰和其他北方城市工人大罢工40周年纪念日，那次大罢工曾给法西斯政权以决定性的打击。

罢工的发动者是翁贝托·马索拉同志领导的共产党人。

在当时和随后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我们的全部思想和我们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只是为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把意大利从历时20年之久的暴政使它陷入的那场灾难中解放出来，把它重建为一个自由、民主和民族独立的国家。

今天，在迥然不同的形势下，国家的现状又促使我们集中力量使意大利从极为严重的危机中摆脱出来，这就是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

你们记得，直到几个星期以前，许多报纸的标题还断言，我们大会的整个讨论将集中在我们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和我们对东欧

各国形势的估价这个议题上(这个议题毕竟也是个重要的问题)。现在人们则承认,这只是总支部和省代表大会讨论的问题之一。但最好不要忘记,有许多方面曾希望我们在这一问题上发生争执,甚至决裂。

随后,有的报纸又说,预期我们中间出现的真正冲突可能将发生在其他问题上:如对意大利社会党的政策、我们同工会的关系、我们党内的制度,等等。当然这也是一些重要问题,而且我们肯定将要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然而,我们的讨论始终是要达到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居于我们思想和斗争的首位的:即要阻止国家危机发展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况且,象我们这样一个有着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根基、表现出国家至上的信念和民族精神的党,如果不把意大利令人不安的复杂处境作为自己注意的中心,那将是荒谬的。我们意识到广大群众和舆论各界对我们的期待(如此众多的政治界、经济界、工会和文化界的权威代表在这里就座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向这些代表致以诚挚的谢意和亲切的问候),他们期待我们党针对意大利当前局势并为给国家开辟较为稳定、较有保障的前景而指出道路,提出自己的建议和作出自己的决定。

但是,为了尽可能好地负起我们对工人阶级和国家的义务,也必须把眼光扩展到国际形势,因为国际形势的发展不论在任何意义上对意大利的生活和未来都有相当重大的影响。此外,由于我们的党所遵循和坚持的价值观念,由于它在意大利、在欧洲和欧洲以外的地方所起的客观作用,人们也要求它为实现关系到各国人民,更确切地说是关系到全人类的一些目标作出自己特殊的贡献,而首要的目标就是和平。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如此众多的政党、运动、人民和政府以及国际组织的代表团前来出席我们的大会,我们谨向他们表示敬意和感激。

二

我们在别的场合曾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的时代，由于存在各种危险和可能，人类历史在某些方面已达到其进程的最高点。

使我们作出这种判断的有三个因素：

首先，只是近几十年来，人类生活由于利益、知识和政治经济关系彼此交织在一起，才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真正趋于统一，这就使以前彼此分隔、不相交往或者遭到排斥的地理区域和文化联系起来。几个世纪受压迫、受排挤、受压抑的阶级，民族、种族和人民已经带着他们的要求和希望进入世界舞台。妇女已经觉醒，并正在崛起。她们获得了对自身的认识，并投身于为摆脱任何形式的奴役和低贱地位的斗争。此外，大规模通讯工具已达到传播广、速度快的水平，而且人们现在还难于预料它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作为我们时代特点的第二个因素，就是科学和技术革命。这场革命已经并且还将给每一个领域带来震动和深刻的变革，不论在生产活动、就业水平和方式、劳动和生活条件、知识和知识传播方面，还是在政治和政治组织（政党和国家）的活动方面，都是如此。然而，这些特殊的新鲜事物能否带来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能否突破资源与居民比例上目前存在的限度，能否使生态平衡已经受到的严重损害的程度得到减轻和克服，还是使之更趋严重：这个问题就象技术变革是使世界各个地区和各个国家之间以及各国内部出现更民主更公正的关系，还是带来新形式的依附、剥削和专制倒退的问题一样，依然完全没有得到解决。当前必须看到，所有这些进程实质上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发展的。

第三个因素从整个世界历史上讲是崭新的，这就是随着原子和热核武器以及其他可怕的灭绝性武器的出现，战争的性质——正如陶里亚蒂自 1954 年起就告诫的那样——今天已经发生了变化，它可能毁灭整个人类文明。

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可能会具有的毁灭性特点，在一定的时期内曾成为一种约束，一种威慑，它使人想到：恰恰是由于这种毁灭性特点，战争才不可能爆发。

如果说昨天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话，那么今天情况则不同了。

许多人已经承认，在今天，全面灾难绝不是不可能的。在最近几年，甚至可以说：这种危险已经更加临近了。

这首先是由于灭绝性武器已经在技术上得到完善，其特性使这些武器能够躲避任何监视，以闪电般的速度击中目标。这一方面增大了因技术或计算错误而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使人产生所谓“首先打击”的企图或者对它的恐惧。

危险之所以变得更为严重，也是因为缓和进程现已受阻，世界经济危机更为恶化，几乎所有地区冲突都在扩大和激化，而相形之下，联合国采取的行动则不够充分，而且往往显得软弱无力。

这种形势要求整个人类、所有的国家和人民努力实现求生存、求发展的某些共同目标，而首先就是拯救和平。

意大利共产党人的这种立场并不是无视阶级斗争和帝国主义的行动，也不是主张搞什么调和主义。

特别是，我们今天清楚地看到、同时也揭露和反对里根的极其危险的政策和它对各国人民，首先是古巴、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危地马拉以及其他中美洲国家人民——我们再次对他们表示支持——的独立和对包括西欧盟国在内的各个国家的自主的侵犯和威胁。大家都知道我们曾多么严厉地谴责另一些国家的侵略行径以及以色列和南非统治集团的帝国主义野心。我们将继续站在巴勒斯坦人民、黎巴嫩人民、纳米比亚、莫桑比克、安哥拉、津巴布韦人民一边，继续站在南非的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黑人和白人以及以色列的反对贝京政策的犹太人和阿拉伯公民一边。

我们不应忘记贝鲁特的大屠杀，一切文明的良知都应感到有义务为实现问题的和平解决而斗争，使巴勒斯坦人民最终建立起

自己的国家，使包括以色列国家在内的这一地区所有国家的安全得到保障。我们的代表大会谨向由阿拉法特同志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致以兄弟般的敬意，并祝愿它坚定、明智的行动获得成功。

在目前出现的种种危险当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危险是日本重整军备，是它同美国和南朝鲜结盟，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恫吓和挑衅。

我们认为严重的是，里根政府拒不履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承担的义务，中国同志作出的反应是正确的。

因此，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政策和行径的斗争是毫不含糊的。然而，争取和平的斗争不能缩小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它比阶级斗争要广泛得多。

这首先是因为，只有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共处政策的同时，维护和平才是可以想象的和可能的。而一方以美国为首、另一方以苏联为首的两个国家集团之间激烈对抗本身，在客观上则正是紧张、加剧军备竞赛和战争危险的根源。

共处也是一种世界政治格局，它有助于在国际范围和各个国家为确立民主、独立和促进经济与文明的发展创造一切可能。

此外，应当指出，在建立了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事实上也出现了尖锐的冲突和严重的紧张局势。在这方面，我们对苏联和中国的关系中出现的某些积极迹象感到高兴，并祝愿这些迹象能够产生有益于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更大的成果。同样，我们也祝愿中国和越南之间恢复建设性的对话。

对阿富汗的军事干涉——我们现在只是举出这一最严重的事实——表明，苏联过去曾经作出，现在也可能还会作出强权政策所固有的举动，还会采取同缓和局势与尊重各国人民主权和独立背道而驰的行动。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们才从原则上和事实上拒绝把争取和平的斗争等同于在两个政治、意识形态阵营或两个军事集团之间

追随一方面反对另一方。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认为，维护和平的主要角色要由两大集团内外不接受对立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集团之间完全对抗的逻辑的那些力量来担任。

在这些力量中间，居第一位的是不结盟国家运动。这个运动的首脑会议在就某些世界性重大政治经济问题已经恢复团结的基础上即将在德里召开。这些力量也包括宗教团体和组织，如天主教会，其他教会以及信奉这些宗教的各种运动；还有科学机构和团体。

此外，最近在意大利，在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以及美国和日本，出现了新的、强大的争取和平的人民运动，这些运动已经开始使人感受到它们的力量。

总之，某种力量已经开始行动，开始产生影响，然而还未达到能制止军备竞赛、缓和两大国及两大集团之间紧张气氛和迫使人们接受通过谈判解决公开冲突的程度。

因此，必须继续为和平而斗争，采取新的行动，使新的力量投入到斗争中来。而且我们党也应当作出更大的努力。

关于军备问题，在大西洋联盟内部，也有两种不同的立场交锋。

第一种立场是：尽管承认在军备和核军备方面世界上实质上存在着全面平衡，但它又强调在各“战区”上（或在世界大的地区上）可能存在程度不同的不平衡。

这几年来在欧洲中程导弹方面可能出现了有利于苏联的不平衡，苏联最近所提的建议似乎也含蓄地表明了这一点。

因此，持这种立场的人主张首先应当消除这种不平衡（也就是说，首先美国应当在西欧部署潘兴Ⅱ式导弹和巡航导弹），只有在以这种方式消除了不平衡之后，才能从实力地位出发同苏联谈判和达成协议。

我们认为，这种立场是错误的、虚妄的和危险的。

试问：用什么逻辑、什么样的现实主义办法才能够一下子把某一“战区”的力量对比同任何其他战区乃至全球的力量对比截然分开呢？

其次，在确定最高限额和各种必要监督措施的协定以外，怎么能够先验地确定欧洲战区不平衡的存在和程度呢？在这个地区，各类核军备（如陆基导弹、海上导弹和空载导弹）彼此对峙，还有一些重要的核军备不属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但属于美国的盟国，如法国。

按照逻辑，看不出美国、法国或意大利根据什么理由拒绝苏联的如下主张：即建议把法国和英国部署在欧洲的中程战略导弹也计算进去。

我们赞赏尤里·安德罗波夫最近的建议，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行动，而欧洲各派政治力量也都把这个建议看成进行富有成果的谈判的基础。

总之，人们无论如何不明白，既然不是谋求平衡，而是谋求优势，那又怎么可能在高水平的军备（制造和拥有越来越新的武器）方面实现平衡呢？如果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就无法刹住军备竞赛的势头，就不可避免地使事态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境地。

必须承认，肯尼迪—哈特菲尔德决议中所提出的另一种立场是正确的，决议得到众多的美国议员和广泛的人民运动的支持，而且在举行公民投票的10个州中，在9个州获胜。这项决议建议“全面冻结”两个超级大国的所有核军备（我要强调“所有”二字），是“全面冻结”，而不是只在一个方面“冻结”。这样，才能从实质上保证有一个作为整个谈判进程有效起点的、不易遭到损害的全面平衡形势。应当由此开始扭转当前的发展趋势，即：从军备竞赛转为竞相裁军，严格尊重彼此的安全和平衡，并通过一个渐进的过程最终实现禁止和销毁所有核武器。这一进程也可以包括建立欧洲无核区，这是我们几次代表大会所建议的。

与此同时，同样紧迫的是要就1983年的期限问题作出决定，

按期限规定，在 1983 年内必须在欧洲和意大利的科米索部署欧洲导弹。

我国政府可怜的功绩之一便是使意大利成为第一个部署巡航导弹的西欧国家。没有任何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除了已拥有自己的核军备的英国以外)决定和接受部署这类导弹。尤其是，丹麦和挪威已经拒绝、其他国家也已经推迟就此作出任何决定。

不仅如此，有些政府和重要的政党，首先是一些社会党，已经声明，假如日内瓦谈判年内没有结果的话，那就不应当自动地部署美国的新式导弹。

我们要求意大利政府也照此行事并声明在 1983 年内不自动在科米索和欧洲部署潘兴 I 式导弹和巡航导弹，从而表明意大利推迟就此作出任何决定的愿望。我们要求议会应在就此作出决定时要重新研究这一问题，而且无论如何要研究和估计谈判的结果、进展情况和前景。

这并不是说，我们提出这类目标实际上是想使意大利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几次代表大会上曾有人提出这一要求，但只是极少数人。

我们要求的是，意大利虽然留在联盟内，但再不能总是对美国政府的要求唯唯诺诺。应当十分明确，意大利共产党是赞同意大利共和国与美国的友好合作关系的，但是它既不要唯命是从，也不要奴颜婢膝。

我们的目标是不单方面退出集团，而是逐步超越集团并最终解散集团，这一点是坚定不移的。而真正的问题是——正象帕潘德里欧总理在答《团结报》记者问时指出的那样——在大西洋联盟中应如何行事，以及大西洋联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应采取何种政策。既然美国的其他盟国的行为举止都更富有尊严，都更为自主，都更富有主动性，为什么意大利不能够这样做呢？

事实证明，在意大利只有我们党是真正完全自主的，而其他那些总是想教训我们的政党则不是自主的，或者是自主有限的。

目前正在出现的最为严重的事情是，意大利正在成为推行美国政策的工具和场所，而这一政策正在改变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防御性质，肆意扩大其行动范围，而条约规定，它的行动范围并不包括中东和非洲。为反对这种危险，我们提醒意大利人民提高警惕，要求多数派政党、整个政府，尤其是外交和国防部长就此说明情况。克拉克西同志也曾要求政府澄清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事件，我们认为这是有意义的。

总之，我们仅仅要求意大利在履行因其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承担的义务的同时，充分地、自主地发挥自己的主动精神，以便有助于裁减军备和通过谈判解决冲突，并且促进同世界所有国家、特别是同发展中国家密切的政治经济合作关系。

我们坚信，意大利只要克服妄自尊大、畏首畏尾的表现，就会为实现这些目标而有效地采取行动的一切可能性，因为意大利的历史、文明和传统文化、地理位置，以及从这些条件中可能取得的有助于意大利自身发展的经济利益，都要求它去实现上述目标。

也正是为此，我们满意地欢迎与阿尔及利亚缔结关于输入天然气的协定。在过去几个月中，我们为克服延误时日和彼此间各种性质的不理解，为这项协定的达成进行了斗争。这项协定可以为发展意大利与阿尔及利亚及其他非洲国家之间富有成果的经济乃至政治关系开辟道路。我们预计也能很快与苏联缔结关于输入天然气的协定。

三

现在我们可以提出这个问题，即：在当今的世界上，在具有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特点的时代里，工人运动及其斗争据以产生的那些目标是否仍然是有效的、现实的？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否还有意义？

不要以为这个问题是晦涩的和没有根据的。如何回答这个问

题取决于以下情况：即至今一直在为社会主义而工作和斗争的那些人是否能够满怀信心地继续他们的事业，新的一代是否能够投入斗争的行列；或者所有这些人是否不得不仅仅提出一些虽说是重要而高尚、但却是过时的、经验主义的、不革命的目标。

为否认社会主义目标在当代仍然有效而掀起的宣传运动是有巨大影响的。

这场运动的目的在于从群众的意识当中，从知识界的探索和思考当中根除这样的信念：资本主义可以而且必须被以社会主义为宗旨的社会所超越和取代。

总之，他们想使我们相信，不必再做什么共产主义者了，或者不必再为争取哪怕是与我们所拥护的社会主义不同的社会主义理想和价值而斗争了。

他们提出的论据是，被称为共产主义的那些国家（但显然是不能把这些国家称为共产主义的）面临困难和危机，而争取社会主义的运动和斗争在世界各地和欧洲也遇到了另一些困难和障碍。

但是，我们要立即指出，宣称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失败的论调，显然是一个谎言。一个多世纪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历史是以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与斗争为标志的。

我首先指的是，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推动下，工人阶级和劳动者无论在经济、社会方面，还是在文化和政治方面都逐渐取得成果，这些成果扩大了民主，使所有人都得到了益处。

其次，我指的是各国社会主义革命，这些革命使得象沙皇俄国和封建的半独立的中国等一系列落后国家取得了巨大进步。

但是，我也是指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斗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形式，对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组织，或多或少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国家干预和公共干预作为一种手段，已经扩大到所有地方；这种情况的产生既是由于必须应付资本主义市场的自发性引起的周期性危机，也是由于劳动群众、他们的工会和政党施加民主压力。